

態度帶領寫作飛翔 可洛與年輕人談寫作

梁偉洛 筆名可洛。香港作家及寫作班導師。曾獲「中文文學雙年獎」、「青年文學獎」及「中文文學創作獎」等。著有小説《末日絮語》、《小説面書》、《鯨魚之城》、《女媧之門》科幻系列、詩集《幻聽樹》等。

■ 文: 顏海倫



「態度決定高度」這句話,相信大家不會感到陌生。外號「神奇教練」的著名足球教練維利博爾・米盧蒂諾維奇更認為「態度決定一切」(Attitude decides everything),他強調積極的態度是邁向成功的重要一步。回顧他當年擔任中國足球隊主教練,帶領着一直不被看好的中國隊晉身世界盃決賽,確把這句話實踐出來。二月時,筆者曾到屯門天主教中學出席一個作家講座,聽畢講者梁偉洛(可洛)的演講後,我對這句話也多了一點領悟。是次講座題目為「做個作文達人」,可洛指,他要跟學生分享的,不是甚麼作文技巧,而是寫作時的一些態度和想法。筆者同意,正確的態度就像一雙有力的翅膀,可帶我們朝往無垠的寫作天空任意翱翔。

始 於好奇,卻不止於好奇

寫作的靈感往往源自一點好奇心,當我們對世間萬物感興趣,有意發掘時,所有東西皆可成為寫作的素材。可洛憶並兒時觀蟻與玩蟻的經歷,說有天他發現家裏的廁所有很多螞蟻,牠們排成直線,井然有序地爬行。可洛專注地觀察,甚至忘記了本來要如廁的目的。觀察良久,他萌生惡作劇的念頭,想方設法要把螞蟻弄死,包括用手指捻牠們、噴灑定型水把牠們「定型」等。過了好些年,當他在

大學上小説創作課時,想起這件事,便把它發展成 一篇小説。講座上,筆者見可洛説起這個創作過程 時,一臉回味,看來他[玩]心未泯呢!

宋代文豪蘇軾的詞作題材包羅萬有,被譽為「無 意不可入,無事不可言 |。要學生一下子便達到蘇東 坡的水平,當然不可能,然而現在不少學生面對寫 作時,總是叫苦連天,常常把「不懂寫」、「不知寫 甚麼」等理由掛在嘴邊而不肯下筆,這又似乎太輕 言放棄了。學生寫作的技巧自難與蘇軾媲美,但對 於人情事物的觸動、興致和感受,也許每個人的差 别都不大。可洛在《好作文, 這樣寫!》中對寫作的 動機有這樣的見解:「寫作是為了拒絕遺忘,簡言 之就是讓自己記住。|我們都有想記住的事物,一 如旅行時看見美景,便會迫不及待拿起相機把它拍 下。這份記憶便使人在創作的土壤中播下靈感的種 子。起初,它有如芥菜種子一樣細小,等待我們施 肥——即搜集相關資料,拓寬自己的感受和想像; 慢慢地,種子萌芽,芥菜苗愈長愈高,漸漸變得茂 密、豐盛,收成難以估量。這就像可洛為了寫螞 蟻的故事,看了很多關於螞蟻的書,了解牠們的品 種、習性,而不只靠兒時的記憶來描述,這樣的作 品才夠充實、豐厚。可洛想告訴我們的是:寫作是 始於好奇,卻不止於好奇。





畢卡索重畫的《侍女》

推陳出新,脫胎換骨

有了好奇的觸動,便是時候動筆了,但怎樣才能

寫出與別不同的文章呢?可洛誦渦他一位大學學兄 求愛的經歷,幽默地道出答案。這位學兄想追求一 名主修哲學的女生,希望用特別的方式示愛。有一 天,他拿出一枚戒指對女生說:「我對你的愛就如這 枚戒指(的圓)一樣,沒有終點。」聽來如詩般的宣 言,實在浪漫。想不到女生的回應更妙,她拒絕收 下戒指,回説:「我對你的愛也如這枚戒指(的圓) 一樣,沒有起點。」可洛説到這裏,現場師生哄笑成 一團。他補充,寫作時應該勇於表達想像,拒絕平 凡,換句話説就是「創新」。面對考試制度的約束, 學生作文有一定的規範、限制,實屬無可厚非,但 他發覺不少學生對「創新」都有誤解,認為在寫作上 創新,就只等同採用獨特新穎、別開生面的題材。 可洛提到的「新」,是強調如何在舊框架上開闢新空 間,如上述戒指的故事,女生只稍稍改動了原句中 一兩個字,意思便完全逆轉,且不落俗套。

此外,可洛還與學生分享了台灣詩人商禽的作品〈五官素描〉中有關鼻子的描述:「沒有碑碣/雙穴的/墓/梁山伯和祝英台/就葬在這裏」。鼻子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,詩人卻賦予它趣味,將骯髒

的鼻垢美化,比喻作梁山伯和祝英台,既充滿想像力,也生趣盎然。這令筆者想到聞一多的〈死水〉: 「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/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/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/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」,同樣以美寫醜,反其道而行之,給讀者耳目一新的閱讀感受。

勤 能補拙,天分次之

在技藝上追求卓越的人,一般分為兩類:第一 是天才型,即先天已具備卓越的才能;第二是勤奮 型,這類人靠着不斷練習來提升技藝。可洛不諱 言寫作的確要講天分,但最重要的還是勤於練習。 他以畢卡索為例子:畢卡索,眾所周知是一名天 才畫家,他曾經運用現代畫風重新演繹和創作《侍 女》這一幅名畫不下四十次,每次他都尋求突破, 不斷檢討之前的畫法,為的就是塑造不一樣的作 品。由此可見,即便是天才,若要成功,也離不開 兩道法門:第一是「執着」;這種執着是對自己熱 衷、認真看待的事物負責任的表現。第二是反覆鍛 煉;不斷練習不代表一成不變,就如不少學生在學 業上狠下苦功,殊不知一直錯用方法,或在錯誤的 地方重蹈覆轍,結果總是徒勞無功;不斷練習,應 該是一面檢討、分析自己的舊作,一面尋求蜕變和 更新。



回到寫作的話題上,可洛強調,即使面對相同的主題,每次都可用上不同的寫法、不同的體裁去呈現。他簡言勉勵在座學生:「最差的作品是『無作品』,在成功的作品前總有失敗的作品。」雖是老生常談,但亦是真知灼見。筆者想到,高中時文學老師曾要求我們以「對照記」的形式寫作,即以兩種不同視點、人稱或體裁等呈現同一故事。我們當時不同視點、人稱或體裁等呈現同一故事。我們當時年少,仍屬寫作初班,寫作時常有盲點,或技藝不純熟,或描寫過於單薄,這種「互補」形式的寫作鍛煉,實有助加強我們寫作的深度和廣度。現在回想,始明白老師要我們多作嘗試的用心。

寫作的「左右手」

可洛身兼多職,既要指導學生寫作,又忙於個人 創作,一如他於講座開首介紹自己時,笑説他的左右 手分別在做不同的事:左手勤於筆耕(他可真是左撇 子呢),右手教授寫作班、出席各類文學活動。筆者 看來,他這雙手看似各自為政,卻是不同位,但同心 ——為的都是寫作及推廣寫作。「態度決定高度」,雖 然可洛在講座上沒有明言他寫作的態度,但從他小時 觀蟻,以至今天分身於不同崗位的表現上,都讓筆者 清晰地看到一種貫徹始終的態度——這叫專注,或曰 堅持。不知同場有此領悟的又有幾人? 可洛:《好作文,這樣寫!》, 香港:明窗出版社,2013。

可洛融合自身的教學及寫作經驗,以貼近生活的筆觸告訴讀者寫作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,範圍包括寫作的靈感、方法、題材、技巧等。書中更輔以不同名家的作品,讓讀者從中取經,拓寬視野。



四十二張手帖

胡燕青、麥樹堅和 42 位年輕寫作人:《四十二張手帖——年輕人寫世界》,香港:突破出版社,2013。

本書收錄了由 42 位年輕人 寫出的 42 個動人故事,共 涉獵四個主題,分別是邊緣 人物、親情、這一代的青少 年,以及社會世情。當中有 胡燕青和麥樹堅兩位寫作前 輩為作品寫讀評,引導讀者 欣賞年輕人的細膩文字。